

素处以默

□王春鸣

太平时节无人看，雪刃闲封满匣尘。

二十岁时，曾觉得自己满腹才华，功高盖世，于是在一所乡村小学的宿舍墙上，录下这两句，觉得《全唐诗》也就这两句自成高格，直指心性。写诗的人叫处默，是唐朝的一个诗僧，无名无姓，飘逸出尘，也不知其俗家故里，某一天入了庐山后不知所踪。不知所踪是人生所有结局里最平常的一种，处默也是个平常人，雪刃闲封，只是看着散淡罢了，想也想得出这其中有多少风雷隐隐，有多少少年意气！

三十岁时，我一度把QQ签名改成“处默”，某天和单位秃头主任大吵一架，顿感雪刃已卷，于是我决定穿着他给的小鞋到仙境里去——“素处以默，妙机其微，饮之太和，独鹤与飞，犹之惠风，荏苒在衣。”唐朝的人，要么直接叫处默，要么在大热闹和大繁华里，有自己的清醒。读司空图《二十四品》，句句都是仙境，句句都可避世。

然而我这个凡人的处默终究只能因陋就简，养花、睡觉、散步、看明晃晃的月亮独自挂

在天空……据说远方的巴厘岛上有许多四面都是风景的茅亭，叫发呆亭，它的作用就是给人坐着发发呆，什么都不干；巴厘岛人把新年叫做寂息节，那是与自己单独相处的一天，不点灯，不出门，断绝尘嚣，清食冥想。韩国有些人则是把这一天变成时时，很多人家会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静思。我曾经编过一本《中国的电影皇帝金焰》，它的写作者朴桂媛就有一间静思室，心绪烦乱，或者身体有小不适，她就静坐几个小时，十几年来，这个原本普通的韩国家庭妇女，用静思、写作和行走世界，成就了自己的传奇。处默，应该是这世界的常态。

许多年前在一个小镇教书，就是写下“雪刃闲封”的岁月，有个同事说：“王，你应该是这样的，待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让我们读着你的文章，想象你的样子。现实生活里的你，实在配不上你的文字。”嗯，原来那个热闹的人，并不是全部的我，而写作在最早的时候，也曾是我处默的方式之一，在粗糙的皮相之后，我有自己羞于承认但是珍贵的灵魂，它变成一

个个汉字，与内心的我静静相对，就像承天寺月色里的苏轼和张怀民。

那一两个知己，我们有时候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部分，把他和他在一起，当成一种处默。但是我只有一夜夜的明月，从来没有找过我的张怀民。我最长久的朋友是庄子，他说：心斋、坐忘、悬解、见独，然后到达逍遥之路。但是他的大道，太孤独，所以我渐渐地变得很烦躁。

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奔走一直在奔走，灰尘荏苒在衣。然而在这个庚子年的新春，步履不停的我忽然变得无所事事，每天在廊檐下重读唐朝和先秦，数金橘树上去年未摘的果实。今天竟然有一只北红尾鸽翩然飞来，停在修剪过的月季花上，它的美把一月的早晨变得惊心动魄，也惊动了卧伏在我脚下的芦花猫，她一动不动，耳朵却剑拔弩张，计算着鸟儿是否进入自己的伏击范围。青菜地从眼前铺排开来，手机放在一旁，不知道是那些安静的文字，还是手机里的疫情，抑或是无声的旷野，让我潸然泪下，从前的人，从前的文

人，一生都在完成着对自己的发现，练字，写诗，抚琴，画画，喝茶，看花，找张怀民……甚至索性隐居起来，把一个自我融进自然万物。而现代人，喜欢聚啸狂欢，胡吃海喝，不在意万物有灵，漠然面对自然敲响的警钟，于是21世纪以来，SARS、流感、MERS一次次呼啸而来，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这一次，是新冠病毒……我们不得不过了一个安静的沉重的年，不是因为风花雪月的启示，也不是来自生命本体的自觉要求，是病毒，让我们用这样一种沉重的尴尬的方式集体处默。

有人说，病毒是一种生命的载体，它的出现是为了重新平衡集体意识创造出的物质世界，其实，精神世界何尝不需要平衡。漫长的难挨的日子里，有人在病痛中挣扎，医生像勇士一样战斗，而我们与世隔绝，心中却充满牵挂，如果什么也不能做，那就像雪刃鸣琴各自虚藏匣中吧，借机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审视自己与自然万物的相处，以期明心见性。

愿这热泪汹涌的处默，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善。



闭门不出也充实

□夏俊山

新冠肺炎疫情来袭，口罩、不出门，成了我生活中的关键词。

长时间宅在家中，该怎样对付可能出现的寂寞、无聊、压抑呢？我想起白居易的《不出门》：“不出门来又数旬，将何销日与谁亲。鹤笼开处见君子，书卷展时逢古人。自静其心延寿命，无求于物长精神。能行便是真修道，何必降魔调伏身。”观鹤、读书、静心，白居易宅在家中长达数旬，反而“长精神”。我宅在家，安排好生活，也可以“长精神”啊。

我安排的第一件事，多陪陪妈妈。“你陪着我长大，我陪着你变老”。小时候，妈妈牵着我的手，教我走路，为我擦泪。如今，我退休了，爸爸不在了，妈妈更显得老了。可是，她知道我的心思后，毅然鼓励我：“有你妹妹陪着我呢，你就放心去教书吧。”我重执教鞭，必须全力以赴，很少过问家事。现在，因为疫情，天天在家，就让我陪妈妈多聊聊天吧，老人是需要“精神赡养”的。我跟妈妈聊往事，妈妈很开心。晚上，从武汉回来的老伴“自我隔离”，让我睡在妈妈房间备用的床上。深夜，感觉到有人给我被被子，借着朦胧的光线，我发现是妈妈。她怕我着凉，竟然摸到了我床边——妈妈呀，您已经87岁了，怎么还把已经老了的儿子当孩子啊，泪水顿时流淌在我的脸上。

我安排的第二件事，多关心学生。重返讲台后，校长安排我教高三(5)、高三(14)两班的语文。期中考试之后，我深感精力有限，唯恐误人子弟。在辞去高三(5)班课务时，吉学润、戚帅、于钰、刘超、冯璐等同学加了我的微信。孔子讲“有教无类”，我不教高三(5)班了，但他们的学习情

况，我仍然应该关注，能尽一点力，仍然应该尽一点力。我阅读，思考，我觉得《开学延迟，高考不变的情况下，如何进行各科复习》《假期延长，但别忘记趁寒假超车！——必做这6件事》等文章不错，有很强的针对性、指导性，就发给那些有微信联系的同学。还有一些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信息与学习资料，筛选后发到教师群，或许，同事们可以参考，可以转给同学们。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，会消除压抑，感到愉快，何乐而不为？

我安排的第三件事，重读名著。教学生读书，自己首先要爱读书。给学生讲授“中学生必读名著”，自己应该对“必读名著”烂熟于心。这些年忙于工作和琐事，有些名著内容已经淡忘，趁现在有大把的时间，再读一遍。“书卷展时逢古人”，重读四大古典名著，如同与古人对话，竟有了新的感受，新的收获。读《水浒传》，我已在《兴化日报》发表《权奸高俅》《梁山好汉的出路》，宅在家的日子思绪飞扬，我又连续写下《梁山式反腐》的三大问题》《梁山泊四大赌徒》等6篇文章。老伴质疑：你写这些文章能发表吗？我淡然一笑：“你读过梁启超的《学问之趣味》吗？我不考虑能不能发表，我只要感到生活充实，觉得人生有趣，就足够了。”

1845年7月4日，28岁的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，来到瓦尔登湖畔。他在自己搭建的小木屋独自生活了920天，回城后，出版了在小木屋里写下的文字，世界上从此多了一本名著《瓦尔登湖》。我达不到梭罗的高度，但是，我有乐观的态度，有积极的方式，闭门不出又如何？我们同样可以过得充实，很快乐！



生命在线 □金志勇

逆行者手记

——皋地“美女”援武汉

□彭伟

谁是最美丽的人？托尔斯泰的回答富有哲理：“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，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。”谁又是最可爱的人？答案与时俱进，又永恒不变。当下则是奋战在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：他们都是保家卫国爱人民的英雄。此时此刻的武汉，已不只是一个地名，更是国人生存的象征。武汉有汉江，如皋有雉水。两地人民，上下千年，共饮江水，情浓于水。武汉有难，皋人来援。从皋地前往支援武汉的两位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女护士洪美琳、花蕊，俨然已是我心中最美的逆行者。

“丁零零”，手机急促地响起。出于工作的本能，洪美琳立即手触机屏，没看号码，就已接听，传来熟稔的声音，护士长急切地说：“小洪，接到上级通知，武汉医院需要支援，任务艰巨，你愿意去吗？那里是疫区，确实很危险，是否去，可以回家商量商量。”同样的问题，护士长也问过花蕊。她俩的孩子都还小，一个三岁，一个两岁，但是她们的回答，不约而同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没有一点磨叽，就像她们天使的白色制服，干干净净：“不用商量，愿意去。”话音未落，窗外已经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。洪美琳向外眺望，雨水越下越大，密密麻麻，落地成溪，流向记忆的长流。忆起昔日曾在重症监护室工作，常常见到一条条生命被病魔吞噬，病人无奈地西去，留下家人一片乱哄哄的哭声。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！”何况是与家人阴阳两隔，生死离别。医务工作者是生命最后的守护者。在洪美琳的心中，守护生命是自己光荣的责任。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和信任，早已化成血液，流淌在体内，激励着洪美琳的回答，斩钉截铁。

大年初四，洪美琳、花蕊在石院长的陪同下，一起来到无锡火车站。清晨七点，阳光已然灿烂，洒出愉悦的光芒，笑着为她俩送行。上车前，石院长

再三叮嘱：“照顾病人，也要保护自己，平安回家也是胜利。”她俩隔着车窗，做出“V”的胜利手势。一笑离别无话语，千斤担当有情义。她们的心，就像即将开启的高铁，渴望全速驶向武汉。

中午12点，火车到达汉口。离车出站，天空晴朗，春风骀荡，让人察觉不到疫区的异样。洪美琳听闻武汉连日多雨，今天终于放晴了。起点与终点，都见到喜洋洋的太阳，她笑着对花蕊说：“时来运转，武汉一定会有好运！”

成事在天，做事在人。不做肯定不能成。到达酒店，放下行李，吃完盒饭，洪美琳、花蕊就按照通知，加入培训班，学习相关护理知识。主讲老师是一位来自北京的感染专家李主任。她短头发，小眼睛，架着一副眼镜。为了消除学生的恐慌心理，李主任以身说法，谈起自己参加治疗SARS的往事。那时的卫生条件还不如现在，只要小心翼翼，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。洪美琳、花蕊不顾得旅途艰辛，不敢有一丝怠慢，认认真真地记下老师讲述的要点、难点。回到房间，她俩又多次互相试穿了隔离服。

经过两日的培训，她俩满怀信心，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科报到上岗。洪美琳、花蕊的带岗老师是郭琴护士。她真是一位女党员、逆行者，年前感染，年后治疗，刚刚恢复，就重回岗位。她与新人分享经验：重温组织原则，又严肃又认真；讲解业务知识，耐心细致；传递道德理念，理性到位。新人们在她的帮助下，像拧紧的绳子，有劲往一处使——战胜肺炎病毒，拯救病患。

洪美琳、花蕊，来到更衣室，依次套上粉色贴身的手术衣、蓝色的隔离服、白色的防护服，又戴上面屏与护目镜，套上两层手套和脚套。全套武装的模样，仿佛出战的武士。虽然服装没有盔甲那么重、那么硬，但是透气功能不

好。她俩毕竟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，初次面对传染病，加上此时呼吸有些急促，头上渐出微汗，心中难免有些忐忑。来到病房门前，洪美琳的脚步，越发沉重起来。倏忽，身后有人拍了她们。她俩回头一看，郭琴老师伸出手指竖起“V”字，回想起无锡临别时自己的“V”字，立即重拾信心，跨入室内。

病房不小，起初是重症室，可以容纳6位病人；后面是轻症室，可以容纳13位病人，实际只有7位病人。洪美琳、花蕊的任务，就是照顾好7位病人的一切护理，包括吃喝拉撒。由于戴有护目镜，她俩眼前的一切都看不清嘶。“护士，我要上厕所”“护士，要换水了”“护士，该雾化了”……一串串求助声，像鞭子一样鞭策着她俩。她俩像两只走动不迭的老牛，来回忙碌。没有抱怨，没有后悔，洪美琳、花蕊密切合作，并然有序地完成着一项又一项工作。北床上那位老奶奶，体弱病得不轻，不停地咳嗽，毫无力气，吃饭都已费劲。花蕊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中，急忙上前喂饭。她一手扶稳老人，一手拿汤匙，一勺勺地舀汤舀菜，慢慢地送入老太太口中。老人边吃，边流下感激的泪水，吃力地说着武汉话：“谢谢你啊，姑娘。”花蕊隐约听到老人的话语，大声地回应：“加油！我们一起渡过难关。”她也向老人竖起“V”字。老人有些糊涂，花蕊又大声地解释，老人笑了，第一次从病魔中看到了希望。

由于防护服有限，洪美琳、花蕊每一轮工作就是6个小时，中间不可以进水、方便。第一天下班，她俩依次来到3个房间，分别脱下3层防护服。汗水仿佛融为血液，紧紧地粘连着手术衣，手术衣也像是皮肤了。脸都有些变形，局部肿胀，留下压痕。辛苦镌刻在她俩的脸上，责任铭刻在她俩的心里，乐观传递在她俩的手势——“V”。静待两位逆行者凯旋！

与武汉同行

□孙同林

武汉告急的时候，我在去深圳的路上。

早就订下了1月22号去深圳的机票，同时还预订了1月29号去澳门的船票。这时候疫情已经很紧张了，我却不为所知，直至临出发前，忽然收到儿子的微信：“去机场的时候记得佩戴口罩”，才知道武汉的问题严重了。果然，走进机场，发现大部分旅客都戴着口罩。

我是在1月23日凌晨到达深圳的，在微信上读到：《致敬！84岁钟南山再战防疫最前线！》，84岁的老人又一次走在抗疫前沿，令人感动。

23日，腊月二十九，武汉封城，我在睡梦中。醒来看到微信上一篇题为《武汉封城！钟南山预言成真！》的新闻，内容不乏如“就在疫情发生后，有红星新闻记者去调查，发现那些商家仍然在贩卖野味，让人无比愤怒。”

我首先建议孩子退了船票。非常时期，不能为国家做什么，但是我们至少要少给国家添乱。

过年旅游，是很浪漫的事，但过年一家人坐在一起，享受团圆的幸福，也是难得的体验。如果不是疫情，这时的我们可能走在观光旅游的路上，或在看景点逛商场，现在，坐在家里，可以谈生活，谈未来，唠家常，也可以看看电视，读读书，还可以跟朋友们在微信上聊聊天。当然，我早有计划，要在新年的这些天整理完《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》。

读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书。

读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不要忘了，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，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那就是希望。”是的，希望就在我们心里，没有过不去的冬天，也没有来不了的春天，我们一定坚信：疫情很快就会过去，春天很快就会到来。

读丹尼尔·笛福的小说《瘟疫年纪事》：“灾难能毁灭生命，但有的生命却因毁灭而高贵永生。”

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《鼠疫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。这只是诚实问题。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。”他是在告诫人们，面对疫情，我们只有诚实面对才能取胜。

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做到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，时常会被微信侵扰，不时要打开手机瞧瞧，在微信里，人们个个都是秀才，人人能知天下事，五花八门的信息不断：有史料的，有哲理的，有花絮的，有呼吁的，当然，也有不少谣言。

晚上，我去楼下扔垃圾，乘电梯时遇到两个人，都没有戴口罩，我不由得离他们远一点。走出电梯时，我听其中一男子对另一人说：“戴口罩能防得住吗？病毒恐怕不是戴口罩能挡得住的。”另一个人接着说道：“哼，2003年闹非典，我就没戴过口罩，不是也没事吗？”听他们的话，对病毒没有一点敬畏之心，看着好像很勇敢，其实这种人很可怕。这不仅是一种对病毒的无知，更是一种对科学的无视。事实上，对疫情的不重视和侥幸本身就是另一种疫情。回到家，我向家人说了刚才的情况，再次提醒孩子们，要自觉抵抗病毒，我们无法改变别人，但要做更好的自己。

转眼间，春节已经过去数天。孩子们有点坐不住了，想出去看看，被我劝住，我说：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出去。理智和冷静是当前最重要的，要坚持。在疫情暴发期间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保护好自己不被感染，就是对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。”

疫情还在继续，生活也在继续，我们继续读书，读微信。

不由想起日前湖北文联主席刘醒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段话，这场“战争”，无论论完胜还是惨胜，我们都要为武汉立一座纪念碑！

是的，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，1998年，她为抗洪付出巨大牺牲。今天，当再次面对劫难时，做出封城壮举，把安全留给全国人民，把危险留给自己。

新冠肺炎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，全国上下都在为武汉加油，我们要力挺武汉，与她同行。支持武汉，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武汉一定能战胜病毒，和全国人民一道，迎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。